



皖南冬景 张端摄

## 暖冬

□李仙云(江苏太仓)

冬日午后,我推着轮椅独自徜徉在湿地公园“曲径通幽”的小径上,季节增添了几许寒意,刚刚还被一阵凛冽的凛风吹得发丝凌乱,随即就被暖暖倾洒下来的阳光包裹,像母亲呵护自己的孩儿般,一丝暖流透过肌肤,渗入四肢百骸。微闭双眼,听闻鸟雀在林子中啁啾啾啾的呢喃轻鸣,细嗅身边木樨树散发出的淡淡清香,我仿佛看到了那个五年前卧于病榻的自己……

那是我脊髓损伤后病得最重的一次。因为血尿引发急性肾盂肾炎。每日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,强忍着病痛的折磨。悬挂在天空中的冬日太阳,透过窗户,送进一片暗淡而昏黄的光,显示出一种爱莫能助的无奈……

那个傍晚,病房门被轻轻推开,我看到了好好那阳光般灿烂的小脸,紧随其后的是她拎着大包小包的父母。好好是我邻居家的小女孩,只有五六岁,人如其名,是那般的善良美好。好好妈妈说,好久都没有看到我,十分惦记,得知我住院快一个月了,他们一家人特意赶来看望我。

寒暄之后,好好妈妈拿出一沓钞票递给我丈夫,她关切地说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,好好治疗,需要什么就尽管说。那一刻,我眼眸潮湿。平日里,我们也只是见面打声招呼,从未深交。我和丈夫最终没有收下这些钱,但这一家人给予的温情,如一缕阳光洒进我的心扉,在我“人生的冬季”,他们的善良如我手中捂着的热水袋,无声地驱散着我人生遭遇的寒流……

远处的河面上,一艘满载货物的大船驶来,随船也带回我纷飞的思绪。一阵寒风刮过,我不由得摸向早已没有知觉的双腿,被包裹在厚厚的羽绒裤中的双腿,依然暖和温热。摸着这条深蓝色厚实又蓬松的羽绒裤,我不禁想起冯阿姨。

冯阿姨敦厚和善,当年她在上海外岗菜场卖蔬菜,与我虽是萍水相逢,却仿佛相交多年的旧相识一般牵挂着我。冯阿姨早年生过重病,差点丧失走路功能,对于我的苦痛,她感同身受。冯阿姨隔三岔五地骑着电瓶车赶来看我,给我送来蔬菜和日用品,对我嘘寒问暖,关怀备至。

记得那天,是我来到江南经历的最寒冷的一天。冯阿姨忽然来我家,她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,只露出一双眼睛。我诧异这么冷的天她还来看我,她却急急匆匆拿出一条厚实的羽绒棉裤,说:“今天实在太冷了,我在菜场里想到你,就怎么也待不住,你腿不好更不能受冷,我就给你买了一条羽绒棉裤。我就回去了,菜场那边还忙着呢!”说完,她转身就走了,连水也没喝一口。那一刻,我无语凝噎。那天,天空布满阴霾,我抱着羽绒裤,仿佛沐浴在冬日暖阳里。

眼前树林里,那几只不知疲倦的小麻雀,仍在啾啾地唱着欢快的歌。我随手将一包炒米洒过去,麻雀们迅疾聚拢过来,冬日阳光洒得公园里光影斑驳,暖意融融,麻雀们啄食地上的米粒,木樨树叶随风摇曳,我沉浸在那许多温暖人心的往事里……

## 怪山,一个多彩的窗口

□杨沛洁(河南平顶山)

怪山,故乡长葛与新郑交界的一座小山,由红石构成。由于石头坚硬,红石普遍被用作铁路枕木下面的铺道石。可能也正因为此吧,怪山才通了铁路,小时候的我才见到了火车,坐上了电车(铁路上专门拉人的车),幼小的我才因此感知到了多彩的世界。

怪山的红石要先用炸药从山体上崩下来,再靠人工用锤子敲成铺铁路枕木的如鹅卵石般大小的石块(家乡人称道砟),再装上火车运往祖国各地。所以,我们这里就有了采石厂,爸爸曾是采石厂的会计,从记事起我就与怪山结下了不尽的情缘。

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,食品仍然很短缺,红薯作为主粮的年代,而在爸爸所在的采石厂,我平生第一次吃到了大白馍(馒头),吃到了放油较多的菜,还第一次吃到了炸鱼。父亲蹲在地上,小心地给我一点点挑着鱼刺,剥下来一块儿鱼肉就塞到我嘴里。

拉石头打道砟是个辛苦活儿,也是当时我们这里独有的优势副业。每个月能挣到一二十元,这在挣工分(每天只挣两三毛)的年代很好地补贴了家用。怪山脚下人员众多,商业发达,被人戏称作小香港。

怪山由长葛和新郑共管,有山南北两个县的国营百货商店(其实只有5间房子),可我就觉得那里就是最富庶的世界,商品琳琅满目,尤其那些柜台里的食品,让我有了眼馋的福。

爸爸自小就很支持我的学习,爸爸经常用算盘算账,我没桌子高的时候,他就教会了我三盘清、九盘清、加百子等算数游戏。约3年级学珠算时,我看到了百货商店柜台上挂的算盘,就不知天高地厚地要。爸爸当时迟疑了一下,过了几天真的买回了,应该是两块多钱,后来我才知道,当时他最高月工资才十五元,他要买工分,还要补贴我们14口人的大家族。那应该是从商店里买的最奢侈的物件,它给了我开心的童年,我拿着它还参加了学校的珠算比赛,甚至数学考试时,我还特意炫耀般地用算盘做题。

商店里最吸引我的是1毛钱左右的连环画,我总哼着央求爸爸给我买,我从中知道了王进喜、雷锋等怪山世界外的人,还喜欢读采石厂订的报纸,了解了怪山世界外还有美国、日本、英国……

采石厂门口有个修车的陈伯伯,他了解我对读书的痴迷。那时候晚上用的是油灯,我往往用铜钱自制油灯芯,因铜钱太薄,灼热后容易烧坏瓶盖,就羡慕别人用架子车车轮上气芯轴做的灯芯。与陈伯伯熟悉了,又仗着他与爸爸是同事,就大着胆子向他讨个旧的。当时,因为淘气的孩子往往拿它做火柴枪的药筒,他就霸道地认为我在学坏,很生气地向爸爸告

状。我红着脸找他小声地解释了后,他愣了一下,不好意思地说一定满足我。几天后,他交给我一个崭新的气芯轴。

蒸汽火车是儿时抹不去的记忆,听到火车来,我就向铁路旁边跑,可能司机为了提醒危险,拉响刺耳的汽笛,吓得我赶紧捂住耳朵。伴着鸣笛声,火车冒出的浓浓的蒸汽烟雾把火车轮子、半个火车头吞没,像是在调皮地捉迷藏。长长的火车皮从身旁飞快地驶过,我感觉地颤的同时,更感到自己和周边的树、房子也飞快地向后面飞去,从未感觉到的快,很惬意很享受,直至火车远去消失。

我还惬意地在轨道上沿枕木走路,两条道轨永远那么宽,蓝天白云下眺望远方的铁路,咋总感觉两根道轨向一块并呢,另外远处的空气咋有水纹般的波动?还有火车劲为什么这么大,劲从哪儿来,为什么我没动却有奔跑起来的感觉?我望着默默的怪山,一遍遍地这样自问。

终于有一次,我跟着爸爸坐着电车离开了小香港似的怪山,坐到了长葛县城。乖乖,我大吃一惊,原来还有比怪山更热闹更多人更多商店更多商品的世界。在这里,我读到了不知谁写的影射我多年、激励我成长的打油诗:人过青春没少年,努力学习莫贪玩。长江后浪推前浪,一代更比一代强。读及此,热血沸腾了我幼小的心:我一定得走出去看看怪山外边的世界。

到了初中上了物理课,老师讲到瓦特蒸汽机、讲到参照物的时候,我的思绪回到了怪山;讲到了光学折射时,我想到了怪山下的铁路线。这更激起了我的求知欲,它一直伴着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到了县城高中、省城大学。

参加工作后,我离开了怪山,甚至多年没有回去过。爸爸十年前去世时,就葬在怪山脚下,由于来去匆匆,我每年上坟时也只是远远瞥一下怪山。直至去年父亲忌日的晚上,我才特意与一个兄弟步行到了怪山。一步一个回忆、一处一段感慨,采石工作早停了,采石坑变成了影视基地还变成了坑塘,周围栽上了绿化树。爸爸当年所在采石厂办公房还在,两个商店的房子还在,铁路线还静静地躺在那里,但一切已物是人非……

我默默地站在铁路线旁,看着似曾相识的朦胧周围,几十年前那个孩子的身影款款走来,可爸爸回不来了,陈伯伯也不知道去哪里了,蒸汽火车也不见了,但通过铁路通过火车通往世界的窗口却永远打开了,那个小孩沿着这个窗口认知感知到了外面多彩的世界。

怪山,谢谢你,给了我儿时缤纷的故事,为我打开了一个走向多彩世界的窗口。



### 972. 相见恨晚

徐霖(1462—1538年)是明代著名戏曲家和书法家,擅长填词作曲,创作的流行歌曲“娼家皆崇奉之(娱乐场所所传唱不休)”。正德十四年(1519年),明武宗朱厚照南巡,在南京召见徐霖,徐霖小型乐队一曲奏罢,皇上相见恨晚,欲授徐霖教坊司官(皇家音乐学院院长),徐霖泣谢曰:“臣虽不才,世家清白,教坊者倡优之司,臣死不敢拜(音乐舞蹈这类东西属娱乐圈,我没法干)。”皇上也没计较,授予徐霖锦衣卫虚职。有一天晚上,有宦官传话给徐霖,明武宗要来徐家探访。徐霖忙问:“夜深不能治具,奈何(天色已晚,没啥招待啊)?”宦官说:“汝书生,献茶可矣。”二更时分,皇上一行果然来到徐家。皇上嫌其屋小,许诺至北京赐大宅居之。徐霖让家人上茶,皇上说:“人谓你标致,乃由茶耶(你长得这么俊,是喝茶喝的)?”徐霖叩头谢曰:“臣不意陛下俯临,没准备。”皇上说:“但少酒耳。”徐霖赶紧备酒,皇上边喝酒边命徐霖唱歌,帝亦自歌,一直唱到四更才离去。

### 973. 姑娘高冷

唐德宗李适做太子时,跟宦官子弟王承升是好朋友,二人都喜琴棋书画。王承升有一个妹妹叫王珠,国色天香,李适相当喜欢,但王珠对太子并无感觉。太子追得紧了,王姑娘不冷不淡地说:“等你当了皇帝再说吧。”公元779年,唐德宗即皇帝位,与明媒正娶的王皇后情投意合,把王珠这档子事忘到了九霄云外。不久,王皇后病故,皇上茶思不想,有人想起了王珠姑娘,于是诏请王姑娘入宫,封为贵妃。偏偏王珠是位奇女子,一直对皇上不远不近,冷若路人,唐德宗叹曰:“穷相女子(这女人天生穷命)。”同意王珠出宫为平民,为避免尴尬,皇上要求其不得嫁与朝廷公务员。后来,皇家秘书(中书舍人)元士会与寡居的王珠一见钟情,由于皇上明令王珠不得与官员联姻,元士会辞职迎娶王珠,两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
### 974. 纵鹰勒索

唐朝有个奇葩的机构叫五坊院,分别是雕坊、鹞坊、鹰坊、狗坊,专门饲养和收罗禽畜供皇帝打猎所用,由宦官主管。五坊院的工作人员经常将捕鸟网遮在居民家门口禁止出入,声称为皇上捕鸟,非得让人交钱免灾。唐宪宗元和三年(808年)七月,五坊品官朱超晏、王志忠等人纵鹰飞入长安一户富人家院中,然后登门索要,借机敛财。唐宪宗得知后,诏令将二人鞭笞二十,就地免职。(老白)